

歷史與空間

■ 馬承鈞

走近列子

3月12日，中原一派風清氣爽早春景象，筆者與一眾作家驅車鄭州東郊圃田——這裡長眠着我國古代著名思想家、哲學家、文學家和道家先祖——列禦寇。

汽車沿城際高速奔馳，第一站來到大孫莊，現屬鄭州經濟技術開發區，列子墓就在此。

史書云，列子墓前有潮河、後有丘陵，棗林園村。滄海桑田，如今只剩下孤零零的列子墓了。

墓園迎面是座鼎屬狀着的三米多高大理石碑，上鐫列子浮雕像和太極圖。小院窄長，森森松柏在早春二月尤顯蔥翠。

堂屋掛有「河南省御風列子文化研究院」牌子，50來歲的院長陳國勤上前陪我等參觀。院中立一古碑，上鐫「鄭國時人列子之墓」，楹聯「隱居圃田四十載，澤林神州八方人」，橫批「古今仰止」。推開左側一扇小門，便是饅頭狀的列子墓，一人多高，周長十餘米，墓碑刻「先源列禦寇之墓」，係明代所立，蠅頭小楷密密麻麻，長年風雨剝蝕，碑文已難辨認。春草萋萋中發思古之幽情，令人扼腕。

鄭州市雜文學會會長慎廷凱是著名報人，對中原人文深有研究。慎君說：「明萬曆八年(1580)監察御使蘇民望巡視河南來過圃田，見墓園破落，下令奉直大夫知鄭州事許汝升劃地40畝重修列子祠，並立《重修列子祠記》碑石。」陳國勤院長點頭道：「古人習慣在大學問家姓氏後加『子』字，以示尊敬，列禦寇就尊稱『列子』。他是俺大孫莊家喻戶曉歷史名人，村民稱他『老列』、『列子爺』，可惜如今墓園只剩半畝了。」

園內立有廿餘通石碑，有當代大詩人賀敬之所題「中國列子碑林」，老革命家李銳墨寶「翰苑千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韓啟德手書「愚公移山造福中國」，以及張海、唐玉潤、黃居正、朱忠實、唐國強等書法名家和文化名人題刻。

陳國勤說，這些墨寶是他與列子文化研究院名譽院長、書法名家朱忠實和列子小學校長吳建增多年奔走求索集納所刻。原計劃建列子碑林，因墓園太小，大批碑石只好暫存倉庫待墓園擴建再說了。

著名評論家陳魯民教授撫着碑刻感慨道：「列子是大思想家、大文學家，他留下的文化經典篇篇瑰寶，雋永味長發人深思。其寓言比古希臘的還早兩百年，堪稱『世界寓言之父』勒！」

步出墓園，憨厚敦實的吳建增陪我等參觀列子小學。

鑄有「高山流水」四字的巨大乳黃色景觀石迎面而立，令人感佩這位集文學、哲學、科學、醫學和音樂、宗教於一身的文哲巨擘歷史地位。吳校長說，景觀石係鄭州經開區文教局局長唐保華提議，於列子小學成立時建立，時任村領導陳國勤、喬東城等人捐助，朱忠實親書，表明學校以聖賢為師、經典為友的文化自覺。

正值雙休日，我們無緣傾聽小學生吟誦《列子》讀書聲，卻觀賞了校園「列子文化長廊」。但見《小兒辯日》、《列子學射》、《薛譚學謳》、《杞人憂天》、《愚公移山》、《高山流水》等列子寓言繪成圖文並茂的壁畫，令人耳目一新。吳建增說：「列子很『接地氣』，他將深奧的哲思編成故事，篇篇針砭時弊，精彩絕倫，明代大作家馮夢龍稱他是小說鼻祖哩！」

是日恰逢植樹節，又是偉大革命先驅孫中山先生逝世紀念日。著名文化學者、鄭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趙富海道，孫中山很早就有「中國欲強，須急興農學，講究樹藝」之論，辛亥革命後更欲大規模植樹造林、推行農業現代化。為

紀念孫先生，國民政府將其忌日3月12日定為植樹節，沿用至今。

學校正搞植樹活動，我等極願參與。大伙隨吳校長來到列子國學幼兒園，在後院一片空地上揮鋤挖坑，栽下一株株杏樹。吳建增笑道：「今天很有意義啊，這裡將建一個列子文化講壇，屆時還請諸位來授課哪！」

吳君又率眾前往鄰近的圃田村遊覽列子祠。理事會掌門人張金貴、楊國安和圃田小學張哲勝校長等陪同參觀。趙富海眼睛一亮，揮手道：「鄭州古八景中『卦台仙境』、『圃田春草』就在此地耶！清代知州張鉞有《卦台仙境》詩云『辭粟遺榮著自全，冷然一語寄奇詮。西遊也在人世間，贏得千秋強號仙。』當年這裡是個高崗，狀若八卦，列子常登崗觀景，看星相、舞刀劍，聊天對弈、講經論道……」

進祠就是御風台，高三層，列子御風塑像赫然聳立，黃羅傘、上天梯掩映花木，古樸靜謐中不乏盎然生機。雜文家吳建國邊拍照邊說：「御風即駕風而行，相傳列子得道成仙後，從圃田御風遊八荒，所到之處草木復甦生機勃勃，晚年他羽化升天，列子祠和御風台是對先賢的緬懷！」

「列子的功績早已家喻戶曉！」吳校長打開話匣子：清光緒年間鄭州學正朱炎昭曾在這寫下七律「矯矯仙才總自豪，御風一去其徒勞。先天卦向龜文衍，拔地台因鶴駕高……」趙作家點燃一支煙，緩聲道：「雍正時有位鄭州人侯爾梅，也寫有《登御風台》：『昔讀冷然句，今登列子台。閭風春草綠，姑射野花開……』」

「古賢詠列子詩文多了去了！」陳教授順勢道出一串佳句：「列子居鄭圃，不將眾庶分」(李白)、「雲是淮王宅，風為列子車」(劉禹錫)、「列子御風殊不惡，猶被莊生讖數數」(蘇軾)、「我不如列子，神遊御天風」(陸游)、「列子御風猶有待，鄭生吹律強生春」(范大成)、「方朔竊桃何處入，只應列子御風行」(舒岳祥)、「我欲乘空呼列子，月明何處起蘋歌」(陳允平)、「乘風列子，列子乘風」(盧摯)。

「嗯，大凡不羈之才，必能千古傳頌！」慎廷凱會長沉吟道：「列子的大智慧和悲天憫人情懷，是我們民族精神寫照，毛澤東都敬重他呢！」陳教授說：「我們今天解讀列子，須從古老寓言中讀出其現代意義，對當下社會作全新的思考！」吳建國感同身受道：「愚公移山、杞人憂天等故事今天仍有足夠的現實意義啊！」趙富海對陳國勤、吳建增說：「列子拒絕功名沉寂鄉里數十載，是傑出的平民哲學家，你們以民間力量弘揚列子文化，利國利民功在千秋，值得學習啊！」

告別列子故里，我想起馬克思一句話：

「每個時代都需要自己的傑出人物，如果沒有，也會創造出一個」。列子就是孤獨和苦難創造出的一代偉人。他的學說是先秦思想文化史一座豐碑，也是啟迪人生、匡扶正義的智慧寶典。今天他成為鄭州的名片，既是歷史的必然也是鄭人的榮幸。我們弘揚列子精神，就是提升中原文化軟實力，意義深遠。我期待中原作家打好「列子牌」，用手中妙筆為延續城市歷史文脈、建造文化強國再續新功。

眾人擊節稱是，筆者詠出一詩：

早春二月圓田行，
列子故里憶至聖。
哲思超人御風立，
煌煌睿智越時空！



■鄭州列子墓古碑。 網上圖片

文藝天地



浮城誌

夜闌人靜，少年尚未就寢，正費神編寫翌日的行程表。查閱資料，細心計劃，直至萬事妥當，覺得完美，他才安心入睡，迎接明天。時間飛逝，旭日已升，少年抖擻精神，準備出門。他瞄一瞄手錶，按擬定的安排，是時候乘車前往此地的公共圖書館。根據昨夜從網絡找到的照片及介紹，知悉那兒規模龐大，設備完善，並保留了歷史建築的古雅風貌，屬城市地標，值得遊覽。

少年下車後，昂首前行。可惜，事與願違，當他到達時，圖書館的大門卻無情地緊閉。他一臉疑惑，直至瞥見牆壁寫下開放時間的牌子，顯示每逢星期一休館，他才恍然大悟。少年頓然氣餒萬分，自己竟忘掉留意星期，全然打亂了行程。他唯有提早前去下一個目的地，可是，沿途他也極端沮喪，眉頭鎖上，不停責怪自己未夠謹慎，導致出錯，令這天未臻完美。

艷陽高照，這一次，少年順利來到市內最大的藝術館。此處樓高三層，珍品極多，四周瀰漫濃厚的藝術氣氛。偌大的空間令人感到無比舒坦，可是，少年至今還未能釋懷，遺憾未能完美地處理每件事。他依照行程表，欣賞近日舉辦的畫展，緩緩觀看通道兩旁的琳瑯展品。畫家的功底深厚，初時，少年對畫家能把當地獨特的建築物繪得栩栩如生，讚嘆不已，後來，他漸覺沉悶，因為怎也無法感受到畫家傳達的心意及想法，徒有一對巧手。勉強走畢展覽，少年深感失望，悄然離開光鮮的藝術館。

由於無法參觀圖書館，令時間頗為充裕，所以少年決定隨心閒逛。一路上，他仍在內心喃喃自語，希望別再留下缺陷，要做到事事完美。不一會兒，他偶然來到一個露天廣場，遇上一個兒童繪畫比賽的優勝作品展。他隨意觀賞，發現主題恰巧亦是這兒的地標。縱畫功稚嫩，展品卻以童心觀看世界出發，純真地把對

完美

來 鴻



致我們終將逝去的青春

你在與不在，難忘的同學群就在這裡，不悲不喜。你聽與不聽，小東酒後的絮叨就在那裡，不遠不近。你吃與不吃，老高美味的地鍋就在那裡，不鹹不淡。你看與不看，廣新門牙的菜葉就在那裡，不大不小。時間從指間輕輕滑過，似流雲，如清水，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我們這些兒時的同窗相聚在了一起，眉宇間多了幾分淡定，輪廓中略帶一絲滄桑，目光中流露的是親情，是友情，是難以割捨的同學情。

大海每天都要和每個人友好地交流着生活的點點滴滴，從來不發脾氣，包括和祥子。

小明總是在男生女生之間拉着友誼的皮條，用他特有的幽默談諧表達「三壞」當年的懺悔，因為，他欺負過班級裡的每一個女生，甚至包括耗子。麗華，你知道嗎？每當午夜過後，你反覆追問我們的時候，我們都在潛水，大家知道，你又喝多了，你知道嗎？

其實，最貼心的是胡大姐，每天清晨，他總是樂此不疲地向群裡發出真情呼喚……該尿尿了，即便是有些人還在醉夢中。

大聖，張二，三壞，這些耳熟能詳的綽號聽起來是那麼的親切！真想擁有一台時光機啊！讓我們回到白衣，藍褲子，紅領巾，小白鞋的青澀年代啊！

那時，天空湛藍，水流清澈，空氣清新，陽光燦爛，我們正值青春年少，面容姣好！

70後的我們沒有80後的優越，卻想擁有90後的心態，在這個上有老下有小的年代，不服輸，抗壓強，即使肩上擔子再重，即便是憋紅了臉，眉宇間仍是錚錚鐵骨，淡定自若！

有時，夢中醒來，眼角濕滑，輕拭淚水，認真追憶夢中的心酸，悄悄地問自己……什麼情況？驀然回首，夢居然是現實的濃縮版。

歲月的手輕撫老班黝黑的臉龐，清風吹過老東頭上的根根白髮，麗華遠赴他鄉的含辛茹苦，小明廣場上彎曲瘦弱的背影，龍達的早出晚歸，喜新的朝五晚九，都在輕輕地向我們訴說，同學們，我們……人到中年！

野外郊遊，桌面劃線，嬉戲玩耍，逃學打鳥；

小刀，橡皮，鉛筆擰子；

立正，稍息，向前看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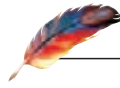
少年懷住愉快心情返回酒店房間，往常每走一步也力求完美的他，現卻暫且放鬆一點，無須過於偏執。這天過得並不完美，未能全然美好無缺，他卻感到非常滿足。

建築物的喜愛心情傳遞出來，因此一筆筆畫進少年心坎。他不由得笑逐顏開，不完美的畫作，但可如此賞心悅目。



■圖書館往往讓人望門輕嘆。 網上圖片

書若蜉蟻



■ 葉輝

尖沙咀花園地段

話說天星小輪創立於1880年，以蒸汽輪船往來於中環至尖沙咀，港九交通從此大為便捷了，於是吸引了一批在中環上班的外籍員工渡海，前往尖沙咀尋找相對租金便宜的居所。而九龍倉集團創立於1886年，購入尖沙咀半島西南岸填海而成的海旁地段，發展為碼頭及貨倉，不少外資貿易行遂於九龍倉附近以至彌敦道一帶設立辦事處，外籍員工逐漸成為尖沙咀的經常住客了。

至1883年初，波斯裔印度商人麼地(H. N. Mody)購入花園地段45號，建造房屋出租或出售，他乃早期在港營商的帕西人(Parsee，又稱巴斯人)，麼地還在1887年未有命名。及至1909年3月，港府整頓九龍區街道名稱，為紀念此人在港素有貢獻(包括捐款協助成立香港大學)，乃將此一街道命名為麼地道。

到了1899年8月，港府收到歐洲人針對尖沙咀區華人的投訴，指摘他們缺乏衛生意識，隨地吐痰乃至大小便，要求在尖沙咀建立「歐洲人住宅保留區」，港府地政官員遂向英國殖民地建議，將保留區劃定為彌敦道(其時名為羅便臣道)以東、伊利近山(天文台)以南，其後再把金巴利道以南及加拿分道以西等區域納入其中，尖沙咀花園地段的雛形自此就誕生了。

其時尖沙咀地價相當廉宜，如今可在檔案館資料找到一個例子。港府司法處文員伊雲斯(Creasy Evens)於1887年4月4日，申請將花園地段地契改為郊區屋地的地契，此一地契年期為75年，須補回每平方呎0.5仙的地價，差餉則改為每四分之一公頃每年50元，即計共342元而已。

話說在十九世紀後期，港府限制尖沙咀花園地段的用途，只允許建造花園，不能興建房屋；如想興建房屋，得向當局申請。購入者大多為原來居住於港島的英籍人士或葡籍人士，只供休閒度假，華人則不熱衷於購地建造花園，皆因可在華界購買價錢更低廉的土地，而土地用途並無諸多限制。

其後，港府放寬尖沙咀花園地段用途，除了軍方禁止建屋範圍內的地段，俱可申請轉為非臨海地段，用作興建住宅。故此其時有許多外籍發展商俱在尖沙咀購地建屋，比如堪富利士(Humphreys)家族、亞美尼亞商人遮打(C. P. Chater)及帕西商人麼地等，都相繼在尖沙咀發展地產，而此一時期所建房屋有別於花園洋房獨立屋，一般都是排屋，密度較高，當中包括遮打的地產公司所發展的諾士佛台及麼地所發展的河內道排屋。

話說堪富利士家族在港白手興家，W.G.堪富利士(W.G. Humphreys)約於1890年由所屬輪船公司保送來港，跟他的表親亨利堪富利士(Henry Humphreys)一起找到工作，從事製藥業，及至上世紀初亨利成為屈臣氏主席。在此之前，兩人已開始買賣物業，W.G.創立堪富利士房地產公司，也曾任尖沙咀開設皮革廠，堪富利士道正是由此命名。

古典瞬間



■ 龔敏迪

有感於排檔

大眾餐飲的店舖而謂之排檔，已經在各地常見。然而排檔的起始，並非那麼大眾化，而是與皇家有關。《宋史·曹輔傳》記載：「自政和後，帝多微行，乘小轎子，數內臣導從。置「轎子局」，局中以帝出日謂之有排當，次日未還，則傳旨稱瘡痍，不坐朝。」宋徽宗的秘密微服出行，由特地設立的行李局安排，結果蔡京的謝表中有「輕車小輦，七賜臨幸」的話出現在邸報上，就成了不是秘密的秘密。而「臣僚阿順，莫敢言」，偏偏這個小官曹輔不肯裝聾作啞，上書說：「陛下厭居法宮，時乘小輦，出入塵陌之中，郊垌之外，極遊樂而後返。」弄得宋徽宗很不爽。清人史夢蘭的《全史宮詞》說：「遊宴遍開行李局，連宵排當在誰家？」除了到蔡京家去，宋徽宗還要去會名妓李師師……

作為依次安排的排當，並非宋徽宗時行李局的新發明，《敦煌變文集新書·維摩詰經講經文》說：「必足分憂能問病，便須排當唱將來」；《梁書·太祖本紀》有梁太祖朱溫的《敕》：「其甚日詣道奉進，客省使於千秋門外排當……」朱溫不像宋徽宗那樣出宮去享受野食，而是要客省使的官員去千秋門外維護各地進貢者的秩序，然後由親近的控鶴官抬入。

南宋時排當是指宮廷宴飲，元人劉一清的《錢塘遺事》說：「宮中飲宴名排當。理宗朝排當之禮多內侍自為之，一有排當，則必為私事密啟度宗。因之故，咸淳內實，給事陳宗禮有曰：「內侍用心非借排當以規羨餘，則假秩筵以奉殷勤。不知聚幾州汗血之勞而供一夕笙歌之費。」」宋人武衍有《宮中詞》道：「聖主憂勤排當少，犀椎魚撥總成閒。」但要排當少似乎很難，在醉生夢死中，無法挑戰強者，往往會極端地奴役弱者，苦的是百姓，宦官們也要借排當撈一把，以便強盜般擇得一個類似於同夥的地位，自然是有條件要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這也必然激起一些有識之士的不滿，除了陳宗禮，《宋史·王伯大傳》還載有王伯大向宋理宗上的疏：「今天下大勢如江河之決，日趨日下而不可挽……徒見變昵之多，選擇未已；排當之聲，時有流聞。」劉克莊更是痛心疾首，他的《後村先生大全集》有這麼一段上疏的話：「臣妄謂今日邊患舒矣，外間或言禁中排當頗密，能如前日之戒懼否？湖山舟艘稍盛，能如先朝之筆路藍縷否？」並且深惡痛絕道：「又邊報方急，而增置妃嬪，未輟排當！」食色性也，這本來也是動物之性，不同的是，他們試圖用此填補精神的空虛，有人說喫一頓就少一頓了，死了就喫不成了，有人更進一步說，就是死了也還是要喫的。希望也總是大於現實的可能，而違背常識的心比遵守常識者更頑強。

周密的《武林舊事》告訴我們，南宋宮廷裡排當既多且密，端午節有「春日禁中排當」、中秋節有「賞月延桂排當」、重陽節有「重九排當」、開爐節有「皇后殿開爐節排當」，冬至日、年節就更不用說了，還有「大朝會慶賀排當」……節日以外，平日也是排當不斷：「大抵內宴賞，初坐，再坐，插食盤架者，謂之「排當」，否則，但謂之「進酒」。」喫了要站起來活動活動，俗謂用三個肚子喫，加了兩個腿肚子。經過一番消食，然後再坐下來喫，不然就算不得「排當」，只能是等而下之的「進酒」了。

南宋滅亡之後，排當才逐漸流落到了民間。元人陶宗儀在《南村耕餘錄》中說：「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有所掌。故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亦有之。常時人戶，每遇禮席，以錢倩之，四司六局皆可。致四司者，帳設司、廚司、茶酒司、台盤司也。六局者，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辦局也。凡四司六局人，只應慣熟，便省賓主一半力。」進一步簡化，才輪到普通人家的排當，清人汪琬有詩：「湖山數曲接橫塘，聞有嘉賓款草堂。穉子倘能供灑掃，小妻猶足任排當。三升黍酒傾香碧，一寸蔬芽剪嫩黃。明月滿庭花滿徑，為君隨意設繩床。」現在「排當」已成「排檔」，是指敞開式的大眾餐飲店舖，與宮廷的排當相比，已經有了本質性的不同。